

奔向父亲的儿子

价值观的凝结,即使没有催化剂,早晚也能够成形。起步柔弱的新陂头河,接纳了天空、岸边事物和清水,从上至下,越来越自信,越来越不卑不亢。结实实地一路走来,必定有一个结尾。

在终点,立定于五十米开外的高处,我看到新陂头河呈九十度角与茅洲河汇合。水一刻不停地向下流,形成一道短而宽的瀑布。一条道路顺着茅洲河的方向,横切开瀑布,亦即,道路是在水中的。

走近些,将自己置身于画面之中,却见这样的场景:

新陂头河的水漫过一片草丛,到柏油路上,也不驻足,继续沿着另一侧的三级台阶下跳,入茅洲河。白水在稍显浑黄的茅洲河上打出一排排水沫,仿佛水面上飘着一团团白絮。茅洲河中的芦苇,低头去摸那些白絮,总也摸不到。一些接近透明的鱼,在台阶的水中游动,呈左思右想状,不知它们是要顺流而下还是要逆流而上,抑或将此处当作了新的故乡?

站在柏油路的一端,看到不断有人

骑着摩托车或单车从对面涉水而来。水深不会超过十厘米,车轮溅出一圈白亮的点滴。他们从那头骑到这头,原先有点脏污的车轮已经干干净净了,还沾染了些水气。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,约四五岁,坐在后座上,白胖的脸蛋上挂着欣喜,对骑车的老人(她的爷爷或姥爷)说,再骑一圈,再骑一圈。老人皱纹绽开,调转车头,在水中又骑回去。

瀑布中,柏油路两侧,铸出两排石墩,共86个,高约一膝,足够宽大,步行的人可以在上面行走,好像是练梅花桩。此端的人看到对面的人走右侧,自己便选择左侧,反之亦然,所以总能看到两侧的梅花桩上有两个人,像做游戏一样,走啊走。

我在这安静祥和的画面中看到了融合与亲近,看到了父子相聚时克制的狂喜,隐忍地相拥。经过一路的颠簸,新陂头河已成另外一沉稳中年。此刻,它比父亲强大和新鲜。父亲本已满身疲倦,刚从大病中煎熬过来,看到儿子一头扎来,立刻精神焕发了。白鹤翔集、鲜花颤巍巍,鱼儿跃出水面,行人在瀑布中走过。以后的滔天巨浪,天崩地裂,也不过尔尔。新陂头河与茅洲河,儿子与父亲,此刻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紧紧抱着,再也不分开。

制作的骨哨是横着吹奏的,他称其为骨笛。

有了自制的“原始”乐器,朱德孚等人开始了音乐创作。远古音乐没有文字记载,只能靠想象来揣摩。朱德孚参与过1973年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时的布展。1992年,遗址第三次布展时,他足足在河姆渡吃住了半年多,与那里的一木一骨、一谷一陶朝夕相处,最终创作出了《河姆遐想》。

远古时期的文化名片,往往以遗址、遗物等形式留存至今,它们代表着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。在今天看来,这些文化名片同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,更是世界了解我们的重要窗口。如何复原、传承它们,擦亮这一张张文化名片是值得研究的。朱德孚有执念,但更多的是一种情结,也是对“让文化内涵”长盛不衰的探索。

松树繁茂。“凝霜殄异类,卓然见高枝。”到底是青松,冬寒里风姿绰约。

远处麻雀像焦枯的树叶挂在榆树上,冬天树叶变得稀落干枯,麻雀栖在树上,远远的,看不出哪是叶子,哪是麻雀,走近了,呼啦一声扬天而去,叶子孤零零地将落未落,随着风摆动。一阵风来,麻雀走远,一阵风过,麻雀依然在鸣叫,冬天的风是枯叶的颜色,不论吹向哪里都会有昏黄的错觉。

踏冰卧雪,那是雪中孔雀河上的天鹅。水流缓缓,恻恻轻寒。野鸭星星点点地游在水中,河水冰寒刺骨,这些水中禽鸟丝毫不惧,悠然自得。两只野鸭一前一后立在薄冰上,如乘一叶舟,穿过建设桥,顺水而下,安逸悠闲。颇似水墨画里老渔翁古气端然的姿态,闲适、飘逸,如闲云野鹤。鸳鸯戏水间,野鸭戏水中,天鹅追逐展翅,水面上白莲灿然绽放。

天鹅美,年年看天鹅,看不够,天天看天鹅,还是看不够。到底是孔雀河美,天鹅爱上孔雀河。一年两年来,三年四年还来,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。

库尔勒市因盛产香梨被称为梨城,如今又成了天鹅的故乡。

茅洲河是深圳最大的一条河,新陂头河又是茅洲河最大的一条支流。

新陂头河有两个源头,一条在东莞境内的黄江镇,曰北支流;一条为公明水库溢洪道,曰南支流。两个源头差不多宽,差不多长,无大小、主次之分,都按着各自的路走来,走着走着,在距河口两三公里处汇合了,如Y字形。此处风大岸深,草高树稀,野性勃发,似人酒酣后的高歌。

从上游开始,我先是骑车前行。见零星垂钓者,将长长的线扔进河水中。粗大的鱼钩勾住嘴角该多么疼,有点为那些鱼担心。不远处,躺一野湖,方圆几百平方米,密密麻麻围一圈人。

下游三座桥相连,相距不过几百米。岸边遍植异木棉、簕杜鹃,深秋时节,粉红的花朵像射出的子弹凝固在空气中。定睛细看,便知那是人工精心栽种来的。作为自嘲的环保主义者,我一度排斥人为介入自然,愿意看到万物的自生自灭。后想,所谓“自然”,不过种子从空中飘来(或粘在动物的皮毛带来),扎根发芽后,风吹日晒,电闪雷击,全由天意锁定。而人类将其移植,定期浇水,岂不也是植物们生命中的偶然与必然?亦是天意。

河流的丰满,恰如人的长大以及

有人说,河姆渡是余姚的“文化名片”,余姚人喜欢河姆渡,这里是他们生息的一片热土,他们解不开这个早与河姆渡融为一体的情结。他们用音乐再现祖先的经历,用舞蹈诠释祖先的勤劳,用画笔描摹祖先的图腾。

清晨,锐利清脆的哨声划破旷野的沉寂,那是原始人狩猎时响起的骨哨声;傍晚,篝火旺了,骨哨声和着陶埙声、木鼓点,那么欢畅,那是劳作后心灵的释放……多年前,我在上海世博会看过余姚人的文化“土特产”——“河姆渡之约”,其中的骨哨表演《河姆遐想》定格了远古的一个个瞬间。

一节飞禽的骨头、三五个钻凿出来的孔洞,能吹出奇妙的旋律,这是河姆渡先人们的“神工”。1973年,余姚境内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骨哨160余支。文物骨哨一吹就会损坏,余姚的

气温降得很快,寒意扑面浸骨。孔雀河水冷了,天鹅却比往年更多。

孔雀河上薄冰银白,冰如裂帛,浮冰大小不一,随着流水漂浮、移动,如莲叶浮动。天鹅曲颈悠长,轻轻地晃在水面上,静静的不动就很美,倘或扑楞一下翅膀,划起清波,若流风回雪,顷刻间孔雀河里逶迤着一朵朵游动的白莲。

忽而有一两只天鹅,张开翅膀忽闪几下,瞬间盛开,灿若莲花。白莲朵朵,它们是冬日孔雀河上的天鹅。

清晨或傍晚孔雀河上空响彻天鹅奏鸣曲。一声声啼叫,鸣声长短不一,落在水面激起层层水波,忽而又仰颈向天大声吐纳。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啊,美得单调、纯粹。

河道水深的地方聚集了几百只天鹅、绿头鸭、鸳鸯、海鸥,群鸟逐水而欢。忽然几只天鹅展翅飞上天空,三只一行,五只一队,七只一列,那么近,就在眼前,那么远,倏忽间就掠过头顶,飞向河的另一端去了。

天鹅高昂的颈,带着优美的弧度在水中徐徐而行,有的垂下长颈在羽翼间轻啄,嬉戏,鸣叫,争食,雀跃,羽

水网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,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,现居深圳。

胡晓秋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,媒体人,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,原名胡岚,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